



蘇俄動態述評

● 音谷 ●

將春季作物播完，今年祇能在三月最後幾天開始作田間的重點工作。至於莫爾達維亞及烏克蘭西南部各省農民，今年比北高加索下田為早。

蘇俄歐洲部份的中部各省，今年春天相當暖和，積雪雖然迅速溶化，但到四月初為止，未溶之雪仍有三〇公分。中央黑土地帶之雪比往年遲溶一〇—一五天。

中亞細亞方面之氣候，據報導與往年類似，到四月一日為止，各主要植棉區之土地暖化到一〇—一二度，正可播種棉花；土庫曼之南部與費爾干河谷已開始播種；土庫曼之南部及烏茲別克之蘋果樹和杏樹，雖然比往年開花稍早，但是氣候條件對於果園并不良好，夜間時常有結凍情形，而在三月底與四月初之寒冷氣候會帶來一次雪，但不久即迅速溶化。

至於西伯利亞，此一地區在目前蘇俄之農業比重上雖然甚高，但就氣候而論，到四月初為止，仍在冬季之氣候中。

蘇俄中部地區水力土壤改良處處長A. 樓羅柴羅夫四月四日曾在「消息報」第一版右上方發表一文，評論本年春季之氣候反常（離奇、不合情理），亦即所謂複雜。

蘇俄之農業，到目前為止，尚不能做到以科學控制自然，仍須與一般落後地區一樣受天候之限制。本年春季其全國氣候既如此反常，則保證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能有大豐之農業，殊為一項危險賭注。

甲 內政

亟保本年農業收成

蘇俄報刊 最近 關於農業措施之報導

導，表面上似乎非常積極，其實却令人發生緊張之觀感。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在三月初旬通過「關於補充一九六七年實施田間工作之物質技術援助」決議，四月初通過「關於防風防水浸蝕土壤緊急措施」外，蘇俄農業部為順利準備春播及有組織的實施此項工作，保證在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獲致高度的收成起見，會同列寧農業科學院舉行一次有各加盟共和國農業部副部長、各主要穀物生產之邊疆區與省的農業管理局領導人舉行一次會議，檢討春季田間工作進行之情形及各農業機關、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在保證本年高度收成的任務方面進行之情形。

此項會議指出，全國各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及農業專家對於本年春播前有開種籽、肥料及技術之準備、整修等，已做過許多工作，故今年有一切必要條件可順利實施春播工作。但會議要求全國各共和國、省及區注意：本年春季所形成之氣候條件，需要高度的組織性，及時而高質的實施一切春播

工作，對於為每一個農場及每一塊田地所決定之技術措施要以有差別的態度對待之，充分而正確的施用肥料，為爭取高度的收成實現一切措施而鬥爭。最重要者：應注意到積儲、保存及合理利用土壤中之水分。從春播一開始即保證每一部機器有高度生產率的使用；組織各工作隊的輪班制工作；為機械人員建立必要的文化—生活條件；提高工作人員之責任心，并且實行工作人員工作優異、能在極為迫切之時間內完成田間工作的物質鼓勵。

此項會議認為在實施春播爭取本年高度收成的鬥爭中，農業專家之作用非常重大，因此要求各農業機關、科學研究機關、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之農業專家，要努力提高農業之文化。

蘇俄黨政機關最近所以對春耕異常緊張之原因，是蘇俄每一年的春季均有其特殊情形，本年之特殊則來自西部：截至四月初為止，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列寧格勒、諾夫戈羅德等省之雪業已溶化，比往年提早一五—二〇天；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西部田間之雪，雖已肅清，但在同時期的烏克蘭東部與北高加索，到三月底為止天候仍舊寒冷，積雪不化，對於土壤之暖化及開始春播均有妨礙，——此項地區之春季比往年遲一〇—一五天。除此之外，就庫班而言，通常在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已經

科學研究機關開始改革

消息報 四月四日 發表之官

方消息稱，科學研究工作經費規畫程序業已變更。新辦法規定，為有效運用科學研究工作之經費，並且為各科學研究機關之領導人在解決與改進工作組織及保證合理而經濟的開支資金方面提供較大的自主性起見，建立更為良好之條件。

根據此項新辦法，各科學研究機關之工作，來自蘇俄部長會議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規畫者，祇不過規定經費及工資基金之大數而已，並不規定此項機關工作人員平均工資之指標。各科學研究機關之領導人准予比照標準的結構與員額自行擬定及核定研究所之結構與員額編制，並且可以在工資基金之範圍內根據職位等級薪俸表核定及變更工資之等級；准許各科學研究機關領導人以竭力節約經費為出發點，擬定並且核定行政管理支出預算；各科學研究機關之領導人有權在為研究所已核定之大數範圍內決定預算各項之支出數額，以及核定支出預算及修改預算——其中包括增加由預算內他項節餘款項下（包括工資基金之節餘）開支的、購買科學研究設備及材料之支出；准許各研究所之領導人依照合約完成科學研究工作所得利潤、以七五%用於預算規定以外的擴充及加強物質技術基礎之用。

此項新辦法並且規定，各科學研究機關得出售業已陳舊及未經利用之設備，所得之售價應用於購買新儀器及材料。

關於科學研究機關未能配合經濟改革齊頭併進，為一重大缺點，而在經濟改革逐漸擴及全面之情況下，科學研究機關不能袖手旁觀，必須迎頭趕上為國民經濟各部門之經濟改革提出最新科學技術成就及社會科學方面之理論研究，此種趨勢與呼聲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已甚囂塵上。譬如，去年年底蘇俄

財政部長加爾布卓夫在最高蘇維埃七屆二次大會上報告蘇俄本年度之預算時即會對某些設計機構提出批評，指此項機構仍未根據俄共中央九月全會之決定改組自己之工作。

自新年以後，蘇俄報刊上討論科學研究機構實施改革之文字與日俱增，不久以前舉行之全蘇學術會議會通過一項建議——為「科學研究機關與設計機關規定取得利潤之計劃」，「使利潤成為構成獎勵基金及發展基金之來源」。由此可以得一有力證明，蘇俄不但決心將經濟改革貫徹到底，而且將迅速擴及全面。

匪「人民日報」四月十日在「盧布掛帥」一篇短評中，譏諷「蘇修集團正在狂熱的把利潤原則貫徹到蘇聯國內生活的一切領域。諸如文學藝術、學校教育、科學研究各部門，無一不是盧布掛帥。」語雖出於挖苦，但大勢所趨亦確實如此。

乙 對外活動

本年三月廿日
蘇俄會派
易代表團抵達吉隆坡，商談雙方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等問題。此項談判到四月三日達成協議。據發表之公報稱，雙方簽訂之貿易協定規定，在貿易及運輸方面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在對等的基礎上設立貿易機構，並且在原則上同意互派外交使團，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俄馬西建經 與來亞交緯

對於此事表示敏感者，以共匪為最。匪「人民日報」除在四月六日發表「蘇修同馬來西亞公開勾

結」之報導和「自己揭穿自己」之短評外，並且於四月十六日再發表「臭味相投」之短評力加醜詆。匪方指出，蘇俄過去曾指馬來西亞為「殖民主義者在東南亞的可靠堡壘之一」，為「東南亞緊張局勢策源地之一」，為「帝國主義在越南冒險行動和干涉老撾活動之後方」，「蘇修集團竟然這樣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走狗公開勾結，準備建交，這就清楚不過的暴露了自己與亞洲人民為敵的反革命面目」。匪報認為：蘇俄與馬來西亞建交，「是蘇美勾結的產物」，「目前美帝蘇俄互相配合，積極拼湊反華包圍圈」；蘇俄貿易代表團團長史班連理揚在吉隆坡對新聞記者表示，該團的訪問「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雙方所進行的不單純是貿易談判，而且是討論「有關共同利益的問題」，——不過「共同為美國的侵略政策效勞」，「為以美帝為盟主的反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新神聖同盟出力而已」。

蘇俄對於共匪攻擊蘇馬達成貿易及建交協議，曾通過莫斯科電台及真理報作下列之說明與反擊：
一、同已獲得解放之國家發展經濟關係，協助其鞏固獨立，係社會主義國家之政策；
二、蘇俄同馬來西亞進行貿易，購買馬來西亞之錫與橡膠已不自今日始，但過去均係通過英國之貿易公司；
三、蘇俄每年在購買一億美元之馬來亞錫與橡膠之同時，并無任何貨物向馬來西亞出口，因此蘇馬過去之貿易，是單方面的，對於蘇俄不利；
四、現在蘇俄可直接通過自己之商務代表處向馬國購買需要之商品，同時馬國亦可進口蘇俄之機器及其他商品；

五、世界上有各種不同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進步與反動之國家——共處在一個星球上，彼此聯繫，此即所謂「和平共存」。

莫斯科之評論指出，共匪對於蘇俄同馬來西亞簽訂一項貿易協定及達成一項建交協議如此憤怒，其原因當不出以下數點：

一、北平將馬來西亞看作會經屬於「中國」地圖上之國家，而且毛林集團認為遲早應在該處建立自己之統治；

二、蘇俄每一對外政策上之成就，無不為毛澤東集團視為其自身之失敗；

三、北平對於蘇俄任何一項對外行動，發表侮辱性的聲明，業已成爲一種習慣。

最後，莫斯科之宣傳指出，「毛澤東及其集團每一次發表此種言論，祇說明其冒險主義政策又一次失敗而已」。

蘇俄一向以貿易作爲共產侵略之開路機，任何一國一旦與蘇俄發生貿易關係，繼而來之者即是共產主義的滲透與顛覆活動。蘇馬之間達成貿易及建交協議，除共匪評爲「蘇修企圖將修正主義反革命的黑手伸入馬來亞，販賣修正主義的黑貨」，并不爲過外；對匪俄鬥爭言，此舉爲包圍毛林集團之又一勝利；而對共產主義侵略在印尼之失敗言，則是一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步驟，蘇馬建交之後，對於支援印尼共黨叛亂活動具有極爲深遠之影響作用，蓋印共因九月政變流產引起之慘重失敗，在共匪方面最多不過是一項陰謀計劃胎死腹中，蘇俄則失去數以億計的軍經援助所建立的侵略東南亞最堅強之堡壘；至於對越戰而言，此舉可能起某些牽制作用，——據共匪方面的揭露，馬來西亞正在幫助美

國訓練大批越南軍隊。

俄共中央總書
記布里茲
涅夫親自
率領一個有安德羅波夫及波諾瑪廖夫參加在內之代表團，於四月十六日飛往柏林參加東德共黨（統一社會黨）第七次大會。

四月十八日，布魔在此項大會上發表演說，主要内容包括下列三點：

第一、關於所謂歐洲安全問題，布魔表示「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主張真正的和誠心誠意的正常化的發展，以利和平事業，以及同所有國家（包括西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相互接觸之意圖，但是永不會藉犧牲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及其中個別國家之利益，猶如犧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同意去做此事。」布魔認爲構成歐洲不安之因素，乃西德所行之傳統政策，其全部內容是：「復仇政策，軍國主義政策，否定歐洲之現實局勢，以及侵犯其他國家與人民之領土與權利的政策，拒絕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存』之政策」。不過布魔指出：「共產黨人絕不認爲西德之政策爲不可改變，絕不輕易的在事先就抹煞在西德可能出現之新事物，歐洲各國人民亦猶世界各國人民，對西德能走另外一條道路，走和平的與所有鄰國合作的道路，表示關切。」

第二、關於對越戰採取聯合行動問題，出乎意料之外的不但未被視爲陳腔濫調而不再高唱，反有一唱再唱不厭之勢。布魔在演說中強調：「在帝國主義侵略行動使現今之國際局勢大爲複雜化之條件下，加強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及進步力量之一致，特

別是社會主義國家之一致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必要性，已經更有利的表現出來。」布魔認爲：「如果致力達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切社會主義國家採取廣泛一致之行動，則向越南提供之援助必更多，而使帝國主義侵略者之冒險行動遭受失敗之時機會更迅速到來。」

第三、關於召開國際共黨代表會議問題，布魔在演說中指出：「各國馬克思列寧黨代表會議，過去與將來均在團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起重大作用。」繼而報告有關問題本身之發展時稱：「許多兄弟黨已就此項問題闡明自己之立場，主張召開一次會議，凡是關心團結共產主義隊伍之一切黨，均將參加此次會議，而目前距離進行考慮和商量與準備會議有關的一些問題，以及確定兄弟黨必須在此項會議上討論問題之範圍，其時刻已非常接近。」

自去年年底以來，布里茲涅夫率團出國參加共黨國家大會之舉，已數到第三次，其中心任務雖然一貫以促成一次國際共黨代表會議，但是最初十一月間在保加利亞共黨第九次大會上所提召開國際共黨代表會議的構想，不但與同一個月匈牙利共黨第九次大會的構想不同，可能更與此次東德共黨大會的構想相差甚遠。布魔在前後三個共黨代表大會上關於「毛林集團」之言論，已從破口大罵而到幾乎不再有火藥氣味。布魔在東德一共發表兩次重要講話，但據「真理報」發表之布魔演說原文看來，竟無一句辱罵攻訐共匪之言語，此點是否在顯示俄共與毛林集團之鬥爭，因在援越工作上達成協議而趨緩和，有待今後之事實證明。